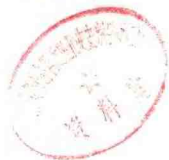


15.14

临沂文史资料

第四辑

84



政协山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临沂市委

目 录

在临沂会见陈毅将军·····	李 普(1)
忆抗日战争时期,临沂军民五 次讨伐王洪九·····	瞿 忠(5)
临沂阻击战·····	唐士文(34)
临沂解放之后,全县人民革命斗争 情况简述(1945年9月——1947年2月)·····	刘淮源(41)
临沂红枪会始末·····	侯贞纯口述 唐毓光整理(53)
诸葛亮与琅琊诸葛氏·····	王汝涛 刘家骥(59)
办学先驱,师生楷模 ——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曹香谷先生事略·····	李泽钧(70)
临沂地下瑰宝要述·····	沈 毅(96)
临沂纵横谈·····	魏兆瀛(101)
临沂城沦陷记略 ——日军屠城的罪行·····	田玉峰 郑慎(105)
基督教会过去在临沂的传教布道活动情况·····	莫 邑(110)
“莫将南海金齏脍,轻比东坡玉糝羹” ——介绍临沂名吃“糝”·····	常运培(128)
临沂地下瑰宝图片·····	(封二、封三)

在临沂会见陈毅将军

李 普

陈毅将军在法国住的很久，学的是艺术文学，但这十几二十年来，却以善战的将军而闻名，特别是在抗战期中，创造了广大的华中解放区，更使他威名远播。在华中战场上，他曾经受伤，有一次几乎淹死，幸亏他会游泳，才给中华民族保存了这条伟大的生命。他的一个部下告诉我，有一次他很幸运地和陈将军一起行军，走了一天，陈将军说要宿营了，他四面一望，没有看见房屋，原来陈将军打开背包，就在麦田里睡起来，那正是冬天，第二天天没亮，陈将军就爬起来，继续向前走。二月四日，记者随济南执行小组在临沂会见了。小组在临沂的一天多时间中，他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就是在餐桌上，也没有停止研究重大的问题，但是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枯燥。恰恰相反，他时而十分严肃，时而轻松谈笑，风声满座。尤其是他的豪迈爽直的气概，更象老朋友似地，使每一个人都觉得安适愉快。

他并不算很高。但他的茁壮的身躯，和那戴着一顶大遮风毛皮帽的硕大的脑袋，却处处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他稳重沉着，仿佛一座山一样。等到听见他谈话，好了，你就发现这座山正被明朗的阳光照耀着而且长满了青葱的树木，带给你一种生气勃勃的喜悦。

他说他二十年前曾是一个新闻记者。对于现役的新闻记者，他正是一个十分生动的引人的物。雷克上校和他谈到他的兴趣，问他的将来，他回答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意做记者，我喜欢写小

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

他十分严肃地发表对于停止内战的意见说：“用枪杆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过去，用和平民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开始。这种形势，没有谁反对得了。国民党还有几个好战的朋友，也打不下去。我们是不愿意打的。这不是由于什么伟大人物的决定，不是由于什么学说的指示，而是形势如此，没有谁能够反对。

“我接到停战命令之后，立即下令遵守。只有陇海路海州方面最前哨，到十四五号才送到，才停战。我负责说这几句话。”

他是以极度严肃的心情对待这个命令的。他说：“我可以把我的命令内容告诉诸位。我是这样写的：停战令下，和平实现，是中国三十年来的重大事件。如果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更是百年来的大事。所有同志要重视这个空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令到立即停战。如果你敢破坏，我就要杀你的头！”

关于修复交通，运输食粮和煤炭的问题，陈将军主张愈快愈好。他说：“有的地方急需煤炭，而解放区产煤堆积如山，也急于要销售。正象恋爱一样，这是双方的要求。铁路要保证是运输和平，而不是运输战争，在联合政府和联合的交通部成立以前，在解放区中的，我们要有管理权和警卫权。但是也不能拖，能够修的地方，先赶快修起来。”

这真是一个十分真诚坦白的人。正如对实现和平表现了重大的信心和诚挚一样，对敌军受降的问题，他也表示了重大的不平 and 愤慨。“剥夺一支战胜军的受降权，这是对我们军队的极大侮辱。我们甚至派一个代表参加受降典礼的资格都没有，我无法向我的部下和战士们解释。这不是武器问题，而是正义与军队的荣誉，我们不要那几支破枪，你打我七、八年，你至少要向我鞠一个躬！我不能不愤慨！我不能不抗议！”

对于马歇尔将军，他表示了极大的钦佩与感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卓著勋劳，又以退休之年为中国的和平而远涉重洋，到中国以后，广泛接见各方人士，倾听意见，研究实际情况，尤其使他尊敬。他对雷克上校说：“我不懂外交，又好久没有出国，我们做朋友谈，我看赫尔利先生是太性急了。他不根据事实办事，不听多方面的意见，吃了亏。”他一再的称赞马歇尔将军的作风。他说在马歇尔帮助之下，这个停战命令是慎重的，是能够解决问题，他说他对此很有信心。

他说和平的实现是百年大计，他衷心希望和平，但是要处理得好。“我负伤三次，个人无所畏死。一己的成败不足惜，但是我必须对得起老百姓。我们赞成普选。如果没有人选我们，就是失败，我们没有话说。如果山东的老百姓不要我，那就是我没光彩，我就卷起铺盖走路。”

对于民主，他表示了极明确的信念。在解放区山东省政府欢迎执行小组的联合会上，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第四次竞选的时候说：如果美国的最高总司令——美国人民，要我继续干下去，我绝不当逃兵。这是负责的民主精神，我们愿意学习他，杜威先生竞选失败，电贺罗斯福说：‘上帝将帮助你完成你的任务。’这种退让也是民主精神的表 现。不对的，我们要放弃；对的，我们要坚持。否则，都是不负责任，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都是不民主。”

他的谈话极广泛，我这里所写下的只是某些要点而已。他自己解释说：“我有学究气，先要把道理谈清楚。我要说的，都当面说完，没有背后文章，当面不说背后又搞一套，最伤脑筋。我上的当太多了。”那一天多里面他所说的一切，给他的这种爽朗豪迈的性格做了最好的说明。

他是四川人，除了去掉了四川人常用的那些语尾和一些写不出来的土音之外，他的四川话几乎一点儿也没改。雷克上校听得高兴时，常常和他亲热的握手。他间或也用几个法

国字来表示他的喜悦。雷克上校很钦佩他。当他回到济南，见了现任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他又一再的称赞陈将军，说他很少见过这样叫人尊敬的将军，这样坦白，这样有学问。

他原来准备和雷克上校一同到北平去一趟。那天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和他生活在一起，听他谈话，是愉快而能够使人聪明的。因此我决定跟他到北平去，但是第二天，他因为临时有重要的事，一时不能成行，特别派了他的参谋长陈士榘将军和政治部主任舒同将军和雷克上校同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他笑着向雷克上校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左右手，现在都割下来给你了，我变成个残废的人了。”对于我，这是很大的失望，我热望着能够在最近再到临沂去一次，我曾会见了他部下的许多高级中级和下级的人员和战士，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带着孩子似的喜悦和骄傲向我称赞他们的司令和军长。在他的教育和指挥之下，是幸福和快乐的。他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和山东军区司令，统帅着几十万大军。

远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初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委员，朱德同志是总司令，陈毅同志便是政治部主任，他们每人又兼任一个师的师长。他们都是被迫而拿起武器来的。如果是生长在一个民主国度里，他的创造和组织的才能正如他自己所渴望的，将表现在艺术和文学上面，那么，他现在也许正是一个以多才的作家而闻名的人吧。

忆抗日战争时期，临沂军民 五次讨伐王洪九

营 忠

抗日战争时期，王逆洪九勾结伪顽，依附日寇，在我临沂地区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我区为害最烈、罪行最重的汉奸、卖国贼，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军民为坚持团结抗日，决定打击王逆洪九的嚣张气焰，曾先后五次发动讨王斗争，终于一九四五年秋给王逆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于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了王逆长期盘踞的李家宅地区，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王洪九是临沂县义堂区沙沟崖人，地主家庭，一九〇六年生。自小上学，先后就读于山东临沂五中、济南军官学校。后参加民团，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正月）带民团打过土匪，毙匪首李斗金等人。在本村当过小学校长，开过酒店、炭场，吸大烟、嫖女人、聚赌、“喊会”，坑骗群众，无所不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日寇侵占临沂城，继之又侵占了城周围一些重要集镇。日寇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各界群众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当时最著名的有义堂区周井铺村的群众在地下共产党员郭华同志以及村中有威望的警其昌等人的领导下，就曾两次抗击日寇的进攻。打死打伤三十余人，缴获敌酋骑兵战刀一把。当时，轰轰烈烈的爱国抗日斗争遍及临沂城乡，抗日洪流汹涌澎湃。王洪九就是在这样一

种形势下，怀着个人野心，以抗日相标榜，在岐山寺招兵聚众，先是组织“联庄会”（地方群众自卫组织），后又拉起了“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发展较快，不久组成四个大队：张玉枢所带武装，编为一大队，张任大队长；杜家祥所带队伍编为二大队，杜任大队长；张次湛（进步人士）、杜庆九所带队伍编为三大队，先是张任大队长，后是杜任大队长；韦廷佐在朱保拉起一部武装，编为四大队，商孟绍任大队长。四个大队共有一千多人，编为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保安司令部第十七支队，归张元里领导。从此，王洪九就成了“支队司令”。活动在朱保、甘露寺、太和庄、沙沟崖、东西堞庄、马庄、惠民庄一带。此后，王又对临沂各地小股游击队，加委扩编，于一九三九年冬整编，改支队番号为“鲁苏战区挺进第十七支队”，仍属张元里领导。下编四个营：第一营，营长张玉枢；第二营，营长王文彩；第三营，营长杜庆九；第四营，营长李士五。并将原四大队缩编为支队特务连，商孟绍任连长。此外，还编有十九大队，大队长万兴法；二十三大队，大队长杨子美；二十五大队，大队长姜凤翔；二十七大队，大队长徐美廷，付大队长杨佑曾，以及刘来恩大队、姜开燕大队等共两千多人。一九四〇年初，王在惠民庄对部队进一步整编，改支队番号为“鲁苏战区游击第一纵队第三支队”，（张元里任纵队司令）魏秀峰任支队付司令。共整编为七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张玉枢；第二大队，大队长王文彩；第三大队，大队长杜庆九；第四大队，大队长李士五；第五大队，大队长杨子美；第六大队，大队长徐美廷、付大队长杨佑曾；第七大队，大队长刘来恩。五、六两大队住堞庄、福衣庄。

一九三九年以来，日寇为了打通临费公路交通线，扩大侵占区，向抱犊崮山区和鲁中山区扫荡进攻，先后在义堂、沈家村安设据点，并在柴埠庄和小葛庄南建筑了路楼碉堡，威胁到王部。在此情况下，王部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转移

到蒙山前及蒙山东南部。其司令部住古城，一大队住曾家村（住大队部，一个连）、朱家崖子（住一个连，北山另住一个排）、柴胡山（住两个排）、姜庄一带，三大队住一溜寨一带，四大队住同乐庄子一带，六大队住万全庄一带，七大队住糊涂岭、汪沟一带，全支队共住二十多个村庄。王洪九畏怯于日寇，矛头转向反共。四月以后，就不断向我鲁中军民制造磨擦，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在王部发展初期，我党曾先后于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九年春派韩去非、董少白、尚明、肖方洲等重要干部去王部做团结、争取工作。王右池（现名王有持）、靳怀岗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初在鲁南抗日联合办事处（王任副主任）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做过王部的大量工作。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国民党不断与我争夺。先派进姓薛的参议到王部活动，后又调正的副司令魏秀峰到东里店沈鸿烈的高级军官训练班学习，并吸收魏加入国民党，将其训练成反共骨干。特别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王洪九急剧右转，我们的争取工作受挫，派入的同志先后撤出。王洪九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

（一）

兴师讨王、古城战役

一、开始制造磨擦，逐步反共反人民

王部盘踞古城地区，其魔爪却伸到临沂县大部、费县东部、蒙阴县东南部、沂水县南部广大地区。到处派粮派款、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并不断对我区抗日军民制造磨擦。指使其在汪沟的刘来恩部，于四月二十二日无故将八路军卫生部科长杜元岭、会计韩祥云及两通讯员等七人抓捕关押在古

城监狱。二十三日又在诸满附近，将八路军侦察员王希忠、耿秀文、陈纪合三同志抓捕扣押。事后，八路军去函交涉，不但未得王部只字答复，且更继续大肆破坏抗日民众团体、限制我开展地方工作，不准我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摧残我民主政权，劫留古城一带及其以南村庄送我军的粮款，抓捕我催给养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家属。更进而派其七大队向八路军地方游击队发动武装进攻。后遭我一纵队特务团严正回击。我缴获王部机枪一挺，步枪八十余支，俘虏百余。事后，王洪九口是心非，被迫表示对八路军的磨擦，纯属受奸人挑拨离间所致，愿将所扣八路军人员放还。在此情况下，八路军也本着“敌我者敌之，友我者友之”的一贯方针和“团结御侮”、“抗日第一”的原则，将所缴获的机枪、步枪及所俘士兵，悉数送还。但是，这并未能感动王洪九，使之幡然改悔。事过不久，他即反目成仇，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先是袭击我抗日宣传队和扩军的小部队，五月二十九日夜，又袭我八路军驻孙家沟地方游击队，六月五日在汤头附近捕扣八路军军需员，六日又在走马岭将八路军通讯员连同枪马一并扣留，就连抗日工作素著声誉之半程乡公所亦被其捣毁。不断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只古城监狱就关押四十多人。不仅如此，王洪九早就有了反共的狼子野心。早在一九三九年二至五月间，先后对我十二支队、山东纵队费县游击二大队进行了策反活动，致使十二支队第三营梅子生部、游击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发贤带一中队先后叛投王部。

二、军心民意、兴师讨王

王逆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愤怒，纷纷要求讨王，拔除这个危害抗日、危害革命、祸国殃民的“钉子”。在此情况下，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经过充分研究，确定对王洪九坚决打击。

当时，王部主力分布在以古城为中心的东西三十多里、南北二十多里的地区内，指挥中心设在古城。古城，相传为唐朝安禄山造反时，在该地区的重要统兵将领所建，是一座土城，全城建在一座土墩子上。土墩比城外平地高二、三米，城墙就建在土墩四周边沿上，墙高两米多，外加一米高的垛口，易守难攻。城东南角还有一座炮台，有二亩地的面积，七米多高，周围建有小围墙，内建三间房屋，安有“生铁牛”、“大抬杆”三门上炮，其中两门炮名为“大将军”、“二将军”。炮身很重，用铁练吊着使用。炮台居高临下，控制周围地带，威胁性很大。王洪九选定这座古城安营扎寨，凭借古城的防守设施，继续与人民为敌。

三、展开讨王战役，古城地区解放

我军经过精心布署，采取闪击战的打法。先扫外围，后围攻古城。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全面行动，参战部队象一把利剑，穿透浓重的夜幕，翻山渡河，一路横扫曾家村、朱家崖子、柴胡山、汪沟后楼、一溜寨、大小柳汪、糊涂岭等村庄之敌。突破重点，全面开花，纵横捭阖，连战皆捷。一夜之间，全部扫清了王部外围。王部一大队大队长张玉枢原系共产党员，在曾家村已被王洪九派人杀害，陈继孔率该大队余部和四大队逃进古城。我军乘胜追击，随于七月二十九日包围了古城王洪九司令部，展开了攻打古城的攻坚战。

对古城实行全面包围，卡断供应，使城内之敌造成缺柴缺粮的恐慌。白天佯攻，疲劳敌人；夜晚组织强攻，炮兵密切配合，用迫击炮从东古城向古城进行炮击，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王洪九看到外围被扫清，大批人马被歼，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丧。在惊魂未定之际，又被我军包围在古城，欲战不能，欲逃不得，只能拼全力死守。调配了较强的连队重点加强了我军容易接近的东北角、东南角和西南角，除各大

队长、中队长亲临城墙督战外，王洪九带手枪队亲临城墙四处督战。声称：“谁守不住，就枪毙谁”。威胁士兵为他卖命。王洪九还召集全城壮丁集中训话，驱赶他们卖命守城，拼死挣扎。在王部拒守顽抗的情况下，我军连夜组织全面强攻。从东北角、西南角两处用精干突击队，在机枪掩护下，架云梯，爬城墙，展开强攻。时值天降大雨，云梯竖上又滑下来，大大增加了攻城的困难。但突击队急中生智，用多人顶住云梯，部分突击队员在一副营长的带领下，爬上云梯，首先登上城头。由于遇到敌人疯狂射击，我副营长不幸中弹，英勇牺牲。突击队伤亡较大，这次攻城，未得成功。但我部队攻城的斗志更加坚决，打开古城，活捉王洪九，为我牺牲同志报仇的决心更大。突击队下来了，后续部队上去了。我后援部队正在城东北角过河攻城之际，正值大雨倾盆。古城北有一小河，从城北绕城东北角至城东门外，又折向城东南角南下。这时河水猛涨，水深流急，不少同志被水冲走，不幸牺牲。大量部队被河水阻隔，不能前进。我再次架梯爬城虽未实现，但我强大炮火猛力攻击，杀伤了大量守敌。王部恶贯满盈的四大队长李士五也被击毙。

王部在古城被围攻五天五夜，死伤惨重，极为惊慌，城内缺粮缺柴，猪、牛、羊、鸡、鹅、鸭都已吃光，烟叶吸尽。村民王清五所存五百斤烟叶被抢劫一空。王逆看到大势已去，就穷凶极恶地先将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等四十多人活埋，而后率领余部八、九百人，在夜间从城西北角逃窜，当夜到阎林，八月四日窜至荷河。从此，古城一带群众，始得重见天日。

(二)

矿坑战斗，再创王逆

一、王逆侵占矿坑一带地区

王逆依附顽五十一、五十七军，侵占矿坑一带村庄。这一地区，是鲁南根据地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第二区的唐林乡。当时，鲁南根据地，由于伪顽勾结，制造磨擦，形势恶化，根据地缩小。这就使王逆得到喘息机会。

二、王逆恢复、发展、整顿、改编

王逆司令部住矿坑，西面五十七军，柴子恒旅部驻南坡。王逆立足稍稳，惊魂稍定，即开始纠集旧部。拉夫，抓兵，给群众造成很大痛苦。黄庄农民郝世起结婚未满一月，被抓去当兵，后来负重伤还逼着上操，挨打挨骂，被逼自杀。王逆还大量纠集地痞、流氓、赌棍、破落地主等社会渣滓，给他们封官加职，借以扩充反动武装。下坡村吸大烟的破落地主陈凤山被封为连长，得意忘形，共拉走了四、五十人，王逆采取这些手段使他的势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久，即发展到两千多人，使原有的七个大队，又得到充实和加强。一大队、特务一中队、二大队五中队随支队司令部住矿坑，特务二中队（蒙山独立支队叛变的三营王彦帮部）住矿坑东围子，二大队住单家庄，三大队住芦家湖，四大队住朱柳屯，大队长徐凤林，五大队住惠民庄，六大队先住胜平庄后住矿坑，七大队住后林庄。魏秀峰、王福宜任付司令，王福宜兼胜利中学校长。王逆为了欺骗和笼络青年，在矿坑建立胜利中学。王福宜是一个很反动的国民党员，胜利中学就是他发展和培养三青团员的基地。

王逆在古城被围时，曾向张里元求援，张按兵不动，以

此结冤。后来王羽翼稍丰，即声明与张断绝关系，直接受鲁苏战区总司令领导。于一九四一年由第三支队，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独立第二十七支队”。

三、我教导二旅攻打矿坑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来，鲁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我和敌伪、顽三角斗争的形势。在日、伪、顽夹击下，一九四一年初，鲁南的斗争形势更趋恶化，斗争更加困难。一月十七日，王逆与申从周东西呼应，出动两千多人疯狂地向边联地区扑来，大肆屠杀抗日人民，还不断派出部队袭击我管帚院、宪庄等村庄。我教导二旅四、六两团从鲁中转战鲁南，为支持鲁南军民的抗敌斗争，选定伪顽中最反动的王洪九部予以打击。

教导二旅和鲁南军区司令部研究决定攻打王逆司令部矿坑。四、六两团在统一指挥和布署下，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拂晓开始围攻矿坑。我部队首先控制矿坑东山和矿坑西北岭的高地，居高临下，压制敌人火力。从早晨到下午，六团担任主攻。团长贺东生、政委刘西元，指挥全团在北面发动强攻，扫除鹿寨、冲过围壕，架梯爬墙，激战竟日。夜幕降临，四、六团趁夜色掩护，组织全面进攻，重点强攻东北角。六团将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日寇的一门小炮调到矿坑东北山坡，用炮轰击，将矿坑东北角围墙炸开缺口。拂晓前，我军迅速冲进缺口，打进围内。这时，南坡、郭家沟的顽五十七军增援王逆，从西北方向我军侧背逼近。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遂及时撤出战斗。虽然没有打开矿坑，但给王逆以严重打击和杀伤。

(三)

长途奔袭 东埠战斗

一、王逆疯狂进攻，制造严重事件

矿坑之战以后，王逆更加丧心病狂地反共反人民。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王逆伙同梁逆仲亭、梁逆继路等配合顽五十一军三三七旅六八三团、五十七军荣子恒旅六六七团向我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一度侵占了我鲁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致使我边区县党政机关大部向南面的青山套撤退，县机关武装一部向东转移到寨子一带。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后勤部门和各乡村自卫团受袭击者达二十二处。顽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广大群众陷入水火。共被顽军劫走民枪二百余支，边联县委宣传部长马驰同志英勇牺牲，抗日知名人士刘子才的家属，惨遭迫害。在九女山一带共活埋我地方干部、群众七十余人。英玉山皮革厂、增光峪被服厂、米子山修械厂的设备、枪支均遭洗劫，我物资损失达二十余万元。这就是王逆等反动派制造的“四·二五”事变的罪行。

接着王逆又配合顽五十七军一部，于七月二十五日拂晓分两路向我边联地区进攻。西路直攻鲁南军区、行署、边联县机关所在地西白山一带，军区 and 党政机关仓促西撤，在上村又遭顽六八三团的伏击，损失较大。王逆东路向苍山一带进攻，制造了严重的“七·二五”事变。在此次事变中，我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青委书记杨彬同志被俘。杨彬同志被关押在矿坑监狱，带上铁锁，严刑拷打三天后惨遭杀害。王逆的便衣队长并将杨彬同志的心脏挖出下酒。同时被害的还在苍山一带抓到的一个年仅三十左右的农民，此人身材矮小，不过方桌高，也被加上“通匪”罪名杀害，并被剖

心。王逆一伙，蛇蝎心肠，何其歹毒！

一九四二年，鲁南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更加缩小，斗争更加困难。

二、矿坑监狱，人间地狱

王洪九在矿坑二道街、五道街，分设两座监狱，每座监狱都经常关押着数十人，主要是共产党员、八路军被俘人员和抗日群众。被关押的人员，带着镣铐，经常遭受酷刑折磨。有的惨遭杀害。操纵被关押人员命运的，是王逆司令部“执法处”。法官庄衍中（字子范），是一个活阎王。“执法处”下辖“执法队”。执法队员配匣子枪，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特别是四郎宅子刘八楼地主刘某，更为凶狠。他们对“犯人”使用五刑：棍子、鞭子、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此外，敌人还用饥饿，跳蚤、蚊虫叮咬……等折磨被关押的人员。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李理等两同志去鲁中联系工作，途中被王洪九二大队逮捕，进行非刑吊打，而后转解王洪九司令部矿坑监狱。副司令王福宜审了第一堂，因李理同志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当即砸上了铁镣。后来“法官”庄衍中亲自刑审。先用棍子打，后用杠子压（将上身衣服脱光，将双臂左右平伸，绑在扁担上，双腿跪在砖上，将杠子放在腿弯内压），二人杠、四人杠、六人杠，最多时用八人杠，杠子上站八个人，上千斤重，压得一次一次的昏过去，再用冷水喷过来。不仅如此，还用皮鞭沾水抽打，直抽得浑身鲜血淋漓，血肉模糊。当时李理同志才十七岁，十分坚强，义正词严地斥敌：“干八路军是抗日的，抗日无罪”。始终未暴露党的任何机密，未写自首材料。他还团结狱中难友，几次组织越狱。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同其他被关押的四名难友，一起带着铁锁英勇逃出。

三、日寇又打又拉，王逆半推半就

从一九四二年起，日寇改变对王逆的策略，采取又打又

拉的两手，迫王进一步向日寇靠拢。这年一月十一日，驻临沂的日寇岗田部队等集中千余兵力，从临沂城出发，一夜将王部盘踞的芦家湖、单家庄、矿坑等据点全面包围，主攻矿坑。矿坑被攻破，王的副司令魏秀峰、六大队大队长徐美廷等以下官兵三百余人被打死，并俘去王洪九的小老婆刘晓英及其他四百余人。

日寇对刘晓英优待有加。时刘将分娩，备受照顾。

刘晓英被俘，王逆如被剜去心肉，急派其参谋张玉如以治伤为由，携妻进城。通过大汉奸许方田、齐华亭接近敌伪，与岗田部队长通融，并达成密秘协议。不出两个月刘即被释。从此，王即同日寇达成默契，更加死心塌地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四、王逆扩队升编，心、手更加凶险

矿坑被袭之后，王逆即将支队司令部移住朱柳屯。将一、六大队合并为一大队，大队长陈继孔，副大队长杨佑曾。其他大队的建制未动。一九四二年九月王逆率部移住固口地区。支队司令部住东固口，一大队先住西固口，后住山西头，二大队住下庄，三大队住河西、柴芦山口、柳杭头。这时王部已奉命升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十纵队”，王任纵队司令，王褊宜任纵队副司令。在东固口村东场地召开就职宣誓大会，宣誓就职。下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支队。二十八支队，支队长王九洪兼，副支队长高志超。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徐凤林，二大队大队长王文彩，三大队大队长刘来恩；二十九支队，支队长杜庆九，副支队长吴月斋、魏成保，后又加张子宜。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陈继孔，二大队，大队长杨子英，三大队，大队长唐次湛。王逆的十纵队，到一九四二年底已发展到近四千人。其势力所及，包括临沂大部，临沭、邳城、苍山、费县、蒙阴、沂水、莒县、莒南八县的一部地区，这是王逆“鼎盛”